



色热乌钦集

serewuqinji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民众世代相承的

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民俗活动 表演艺术

传统知识和技能 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

实物

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

保护传承这些活态文化

既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延续

智慧的张扬

情感的连接

提升社会格调

培植公众修养

也是扩展时代思想

建设和谐文化的有利途径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族“乌钦”说唱》曲目

色 热 乌 钦 集

达斡尔语创作：色 热
标 音 记 录：吴 智
汉 语 翻 译：巴图宝音

黑龙江省达斡尔族“乌钦”说唱保护领导小组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达斡尔族分会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色热乌钦集 / 色热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8.12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ISBN 978-7-5318-2195-3

I. 色… II. 色… III. 达斡尔族—说唱文学—作品集—中国 IV. I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686 号

色热乌钦集

著 者 : 色 热

责任编辑 : 步庆权 郭建廷

装帧设计 : 徐晓丽 黄明波

出 版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社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 编 : 150016

发行电话 : (0451) 84270514

网 址 : www.hljmss.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刷 : 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12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8-2195-3

定 价 : 35.00 元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白亚光

副主任：宋宏伟 顾晚光

主 编：宋宏伟（兼）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兵 王益章 孙亚强 李辽昌 李明明

任彦芳 杨士清 张高成 张敏杰 波少布

陈 恕 姜一平 赵阿平 郭崇林 都永浩

常晓华 景 堤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族“乌钦”说唱》

实施保护工作组

领导小组

组 长：单继军 杨优臣
副 组 长：何文钧 陶贵水 赵继平 李光育
鄂忠群
成 员：吴海锁 何志良 乔 真 高春梅
敖宝辰 何银忠 吴绍华 鄂 胜
鄂 宏 鄂连成 金虎彪 沃桂红

工 作 组

组 长：杨士清 杨优臣 何文钧
执行组长：鄂忠群
副 组 长：陶贵水 何喜庆 何秀文 敖 红
成 员：李秉贵 郭士良 何银柱 郭玉芳
单玉荣 何凤文 乔玉珍 安秀荣
沃劲松 沃桂红 金佰华 安 宏
何丽霞 杜贵祥 崔喜娟 何艳霞
吴 智 鄂彩凤

办 公 室

主 任：鄂忠群
副 主 任：李秉贵

（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单，略）



总 序

白亚光

“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之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之脉,无文象不存,无文脉不传。”

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经过历史风雨的淘洗后留下来的薪火,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象征,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民间,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情感记忆与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宝贵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守卫我们的精神家园,对于凝聚和延续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重要作用。

以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启动实施为标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走上了全面的、整体性的保护阶段。2004年,我省开始着手谋划、推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说,这对我省而言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业。随着这项工作的逐步展开,全社会对保护工作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保护工作成果不断呈现,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创出新的局面,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江大地积淀了著名的“渤海文化”、“金源文化”、“流人文化”等,这其中包容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历经岁月沧桑,留存于龙江大地,凝聚着先民的智慧,蓄积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精华,保留了浓缩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成为北方民族和龙江大地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目前,我省已有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57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普查和保护工作的深入,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会得到不断的丰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既有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与古老传说、传统知识和技能,又有民间民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也需要我们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近几年,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广大文化工作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克服困难,无私奉献,积极探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保护工作迈出了扎实的步伐。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黑龙江省文化厅、财政厅决定编纂出版“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对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逐个编纂成书,形成系列。这套丛书,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读物,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概览。全书将采取宏观概览和分项目独立成卷的成书方式陆续编辑出版,宏观概览可谓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蕴藏资源的全景揽胜,将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为名,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及保护工作进展。分项目独立成卷,则囊括了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诸多项目的挖掘、整理、传习、保护等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的出版,浓缩着几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大量心血,凝聚着全省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倾注着参与编纂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在此,谨向这些为
我省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和感谢!相信
这套丛书将为广大读者开启一扇认识和了解黑龙江历史文化的大门,
让您感受到黑龙江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2008年10月28日

(作者为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



序

杨优臣

《色热乌钦集》终于问世了！

“乌钦”是一种叙事诗，也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诸多体裁之一。乌钦的唱词多是韵文，格律严谨，句式对衬，两句一韵或四句一韵为多见。乌钦又是一种说唱艺术，曲调大致有三种类型：小曲类、长篇叙事歌曲类、吟诵调。第一类和第二类曲调经常与民歌相混同，而吟诵调是乌钦的主调。传统的乌钦形式一般是艺人用四胡自拉自唱，其词多为即兴之语。较长的乌钦由序文、正文、结尾三个部分构成，完整地叙述一个史诗或一个传说，如《少郎和岱夫》。传统乌钦大多是以寓言故事、神话传说、民族历史、英雄史诗、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化知识、劳动技能和生产生活常识等为题材。

达斡尔族迁徙嫩江中上游三个半世纪，乌钦这一古老的民间文学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代时，乌钦曾在达斡尔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流传下来的作品也较多，如《敖拉·常兴诗选》等。由于乌钦的存在，活跃了达斡尔族人民的文化生活；由于乌钦的存在，传承和衍生了许许多多的达斡尔族故事和传说；由于乌钦的存在，达斡尔族民族精神与信仰得以传承，民族习俗得以

规范；由于乌钦的存在，达斡尔族语言得以保留和发展；也由于乌钦的存在，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达斡尔族民间艺术家和语言大师。

色热的乌钦同传统的乌钦比较，除了乌钦必须遵循的韵文特点及格律严谨的共性以外，有其自己的特点。

首先，传统的乌钦在题材上以叙事为主，间或有抒情，因此篇幅较长；而色热的乌钦是以抒情为主，偶有叙事，因此，篇幅较短。抒情时采用比拟的手法比较普遍，铺陈、夸张等手法也常见。由于语言生动，铺陈有创意，比拟形象，夸张有度，因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哲理的启迪。

其次，时代性很强。色热的乌钦除极个别的是历史题材以外，绝大部分反映现实生活，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家乡，赞美大自然、赞美生活，这是他抒情的主要题材。

再次，思想性很强。色热的乌钦通篇贯穿一个主题——爱，由爱而赞美，由赞美而抒情。色热的乌钦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歌颂了伟大的祖国，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由此他赞美了英雄人物，赞美了民族大团结的大好形势，赞美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和家乡的美丽景色。可以说《色热乌钦集》是一部爱的作品，由爱而抒情，必然充满炽热的歌颂和赞美。

色热先生在耄耋之年出版“乌钦集”，他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乌钦的创作而言，色热先生的一生可用四个“有”来概括：有天赋、有坎坷、有爱心、有觉悟。

色热先生出生于1931年,今年七十有六。1950年他毕业于黑龙江省蒙古师范学校,毕业后从教之余搜集整理达斡尔族民间文学和创作工作。他这一爱好的形成与父母均是一代乌钦艺术家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熏陶下,他的达斡尔语言和乌钦天赋得以开发和发挥,这便是他的天赋所在。

20世纪50年代末期,正当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被打成“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打成“内人党”分子,这几个“分子”便是二十几年的色热。这种坎坷的一生使他的乌钦创作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是坎坷的一生也铸就了他的爱心和坚定的政治觉悟。

在色热的作品中,爱是主题,通过歌颂和赞美抒发了他炽热的爱。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活。他这种爱产生于他朴素的感情。他出生在旧社会,青少年时期饱受了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在新中国的大家庭里成长立业。这种朴素的感情必然对中国共产党、对新社会、对祖国、对家乡产生深厚的爱。这种爱也必然是他创作的动力所在。

文学作品不仅有艺术的属性,同时必然具有政治色彩。色热先生的政治态度和觉悟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鲜明,除了在爱的主题下充分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以外,在对待他的坎坷历程方面,更是鲜明而朴素。色热先生在回忆遭受迫害的经历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党的儿子,当儿子的哪有忌恨母亲过失

的？”一句普通而深刻的比拟，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在他的乌钦中有这样几句，足以体现它的内心世界：“让我的悲伤如同嫩江水一样流走”，“让旋风将它彻底卷走”。这是他的胸怀，也是他的政治觉悟。在抒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感激时写到：“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澄清了达斡尔族的沉冤，虽然遭受了多年的苦难，冤屈的心终于开朗舒畅，在这样美好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将锦上添花。”在《冰凌花》中他用冰凌花比拟以往的冤屈，写道：“当春天来临……那表现各种苦难的画卷，一片片融化得毫无痕迹。在这温暖的季节，我们要抻直脊背，挺起胸膛，向前奋进。”

听过色热先生乌钦的人们，欣赏之余都会提出一个同样的建议：应当留存下来。为什么人们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色热先生的乌钦很有欣赏和教化的价值，人们都非常认可。正因为认可的人多，也容易忽视“留存”这一实质性的工作。有很多的民族文化遺產的遺失，并不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留存的意义，而恰恰是在认识之余被忽视了，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二是色热的乌钦太珍贵了。何以贵？稀为贵，即为稀有，也就是说失去色热先生的乌钦，恐怕再去寻找也就难了。这实际上是担忧乌钦的消失。内蒙古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的一位老先生在二十几年前听过色热先生的乌钦以后，曾对色热先生说：你还不知道你的自身价值。这个自身的价值所指的应该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色热先生的创作能力，二是乌钦命运的延续离不开色热先生的努力。因此，多年来有关部门就

开始关注色热先生乌钦的整理和翻译出版工作。比如达斡尔族学会、民族古籍部门、民间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和部门。这次《色热乌钦集》的出版问世,也就是这些部门和团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乌钦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与这些部门和团体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我认识色热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色热先生的一首《祖国颂》给了我极其深刻而亲切的印象,自此以后我们便成了忘年之交。当他的“乌钦集”翻译完成以后,便找我为他的“乌钦集”写序。他的这一信任我难以推辞,便应允了下来。岂不知真的写下来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我对达斡尔族民族间文学知之甚少,这便是我的犯难之处。好在《色热乌钦集》出版以后,会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给予充分的评说。

《色热乌钦集》是第一部达斡尔族现代乌钦集,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部,因此不得不写几句“乌钦集”以外的话。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达斡尔族文学繁荣的时期,达斡尔族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时期达斡尔民族的文学潜力得到了惊人的发挥,涌现了一批文学人才,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曲、电影文学等都有了可喜的成果。赛音塔娜在所著《达斡尔族文学史略》已有了比较详尽的记述。“文化大革命”以后,无论是创作,还是文学评论与研究,民间文学的翻译与整理,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并走向了成熟。然而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唯有乌钦只停留在搜集整理的层面上,并没有像其它文学艺术那样繁

荣起来。其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老艺人仍然停留在传统乌钦吟诵上；二是新一代具有乌钦创作能力的作者直接转入了诗歌的创作；三是达斡尔族语言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为创作乌钦的基础——达斡尔语言功能的萎缩，使乌钦的创作失去了基本的条件。因此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现代乌钦的作品寥寥无几。如果没有《色热乌钦集》的问世，达斡尔族文学史上，乌钦的历史恐怕只能在传统上画句号了，因此《色热乌钦集》填补了乌钦在文学史上的空白。在这个意义上说，色热先生的创作延续了乌钦的历史，给予了乌钦新的生命。

色热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因此培养新一代的乌钦人才非常重要。培养新一代乌钦人才必须是刻意而为，靠民间的自然成长已不现实。原因还是语言环境的变化。目前，达斡尔族语言面临着词语不断遗失的状况，由于没有文字，新词术语的创作极其罕见，语言的社会功能不断萎缩，而且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快。比如哈拉村小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在实行达、汉双语教学，不然学生就不能完全理解教学内容。而几十年后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再实行双语教学，甚至大部分学生已经听不懂本民族的语言，这种现象已经是达斡尔族村屯的普遍现象。在这种语言条件下期待乌钦人才的自然成长和脱颖而出，肯定是不现实的。培养乌钦人才就必须依靠有关部门的刻意而为，必须把乌钦当作文化遗产来抢救，当作重要的文化工作进行。培养乌钦人才一方面使乌钦这一古老艺术得以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对达斡尔语的保留和掌握有着积极的作用。

古老乌钦不知产生于哪一年代,古老的达斡尔族拥有古老的乌钦。古谱新词,愿乌钦仍就回荡在嫩江两岸。

2007年10月20日

(杨优臣系齐齐哈尔市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达斡尔族分会会长。)



译者评述

巴图宝音

我应达斡尔族天才诗人色热兄之求，译了他精心创作的乌钦。乌钦最初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的一种表达形式，也就是用口头吟诵的叙事诗。后来在清代和民国初年，被达斡尔族著名诗人敖昌兴和钦同普借用来，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民族形式，创作过不少民间艺人易于传诵的脍炙人口的好诗。

我之所以称色热兄为“天才诗人”，主要佩服他母语的功力。我们达斡尔族的语言，尤其集中体现在乌钦中的文学语言，那是任何其它民族语言无法取而代之的，具有自己的独特魅力。达斡尔族谚语中有一句称赞语言天才的句子：“Dagurhusgi dalasugei ukbei”（说起达斡尔语不带补丁）。色热兄不仅在平时交谈中达到了这个标准——不掺和半句其它语言，使用纯达斡尔语，且在乌钦创作用语方面，更是出口成章，下笔成句。那种“ydobido”（妙不可言）的韵句，不仅族众喜闻乐见，圈内文人秀士也无不首肯。我因不专于难度较大的文学翻译，所以对色热兄的乌钦，可以说内容可译，思想译之也不难，只是对其妙不可言的韵味、内在美的意境实难译得像样。我不相信经我拙笔汉译出的乌钦，会保持色热兄的母语原著那样引人百说不厌、百听不倦的隽永味道。

色

热

乌

钦

集

011

色热兄的乌钦，不仅语言优美，内容也扎实丰厚，多是先进文化所要求的主旋律之作。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民族、热爱故乡、热爱解放军、为民族尊严、为人民自由幸福、为社会进步而毕生奋斗、毕生歌唱的赤子之心，并没有因为他在“反右”、“文革”中连续挨整，遭难数十年而改变、而减弱；相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他得到平反，认识到这些冤案并不是由于祖国母亲和伟大党的过错，而是极左路线掺杂个别人种族歧视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恶果之后，他对党和祖国、对自己民族原有的感情，就变得更加炽热了。这表现在平反后初次去北京时，他就即兴命笔创作了《祖国颂》、《我爱我的故乡》、《各族人民欢聚北京》等乌钦，其鼓舞人心的激情，打动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竟用32种语言，向全世界播放。

一个民族，不会有太多的诗人，尤其是杰出的诗人；也不会没有诗人的吟诵，歌唱。达斡尔族从祖先始，就有了为数不多的诗人，如辽代的耶律倍、耶律隆先、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萧观音、萧瑟瑟，金代的耶律履，元代的耶律楚材、耶律铸、张孔孙、耶律柳溪、移刺霖等，还有清代的敖昌兴、民国初年的钦同普。当代也涌现了一些诗人，色热兄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的难能可贵，就是坚持用妙语连珠的民族母语进行创作。

我很欣赏“人生为一大事来”这句名言。色热兄身为诗人，对社会的责任跑不了、挣不脱。从他的乌钦可以看出，他时刻都感到使命在身、重任在肩，时刻都在惦记着为民族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前